

宋

會

要

全唐文

宋會要

郊祀儀論

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太常博士和峴言今月十六日親祀南郊合饗天地準晝日二十九日冬至祀昊天上帝謹按禮記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恭又按開元禮義纂云當禘祫之月不行時饗以大色小禮所從也望依禮令權停南至之祀詔可仁宗景祐五年十月九日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伏覩南郊前一日皇帝謁景靈宮薦饗訖乃齋於太廟次日朝饗訖齋於南郊以臣所見朝廟之禮本告以配天饗侑之意合於舊典所宜奉行其景靈宮朝謁蓋沿唐世太清宮故

事有違經訓因可改革欲望將來朝廟前朱行此禮候
郊祀禮畢駕幸諸寺觀日首詣靈景宮謝成如下元朝
謁之儀所冀尊祖事天禮簡誠至詔禮儀使與太常禮
院詳定以聞禮儀使等言參詳真宗崇奉聖祖營建宮
館每行郊祭必親薦饗陛下五經郊籍並修此禮今如
候郊禮畢依下元朝拜則大為簡略如別擇日備仗衛
宿齋親謁又誠煩併况尊祖之地務極嚴祇欲望且依
舊例從之

全唐文

宋會要

郊祀議論

淳化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有事南郊前祀十日皇太子許王堯太宗以郊祀俯逼禮有不便命宰相集議改用宋年正月二年

文獻卷五千四百八十八

宋會要

郊社

神宗元豐元年八月二十九日郊社令辛公佑言北郊壇壇雖存而修飾不嚴與小祀諸壇相對無以別異况歲久經雨陞級低墊伏見園丘用石灰泥飾及社稷宮

垣皆瓦木營建欲乞參酌典禮依故增修從之

宋會要

郊祀

元豐三年六月九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奉詔詳定燔柴方位臣等考之三代禮文皆不經見謹按後漢志郊祀既送神燔俎實於壇南巳地晉賀循議積柴之壇宜於神壇南二十步丙地當太微明堂之位唐禮因之柴壇在園丘南內壇之外丙地今來燎壇元在丙地巳應古制詔從之

大典卷五千四百五十一

宋會要

郊祀

元豐六年七月九日尚書禮部言太常寺修定北郊壇制方丘三成級高四尺上闕十六步設八陛上級陛廣

八尺中級陞廣一丈下級陞廣一丈二尺三壝每壝各二十五步并祀儀皇地祇舊壇制八角三成看詳壇制既為方丘難設八陞乞別選澤中之丘以為方壇高六尺設四陞詔下集議而太常寺又言方丘壇制度皆不經見後漢為四陞高六尺陳宣帝壇壇高一丈二尺隋唐皆為八陞周禮以黃琮禮地鄭氏注琮八方象地則壇制八陞固有所本本部再詳周禮祭地以方丘且在澤中乃是經擬漢制設四陞高六尺其法可用蓋壇之四旁各設一陞則四陞與方壇於禮為宜又其崇六尺去地未遠且有親地之意詔以禮部太常寺所定壇高一丈二尺設四陞餘依所請

全唐文

宋會要 郊祀議論

元祐七年三月十八日禮部言尚書左丞許將奏伏以
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園立而其歲夏至
方澤之祭乃止道上公則是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祀之
典此大闕禮也不可不議伏望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斟酌
其宜明正祠典今檢會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敕太常
寺修定到郊祀之歲夏至皇帝親詣北郊祭皇地祇於
方丘儀并上公攝事儀詔依所定今看詳如遇郊祀之
歲親祠方丘及攝事並合典禮之正所有親祠北郊之
歲南郊園丘於理亦合以上公攝事及改樂舞亦乞一

就修定儀注如此則更無可議伏乞更不聚議又禮部
郎中崔公度言許將建言南郊合祭天地非禮竊見累
次集議未合將來南郊或別行大禮乞只用資政殿學
士陳薦建言依舊合祭天地并從祀百神公度又言謹
按周頌昊天有成命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又周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夏至祭皇地祇於方
丘漢武帝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經緯天地作
成四時又曰消選休成天地並况惟余有慕爰熙紫壇
思求厥路又曰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皆
合祭天地於南郊之辭也周頌合祭禮之情也周禮特
祀禮之文也文必有情情必有文然則祭祀天地或合

或特繫於時君而禮則一也今特祀難行即當依舊合祭並依祖宗舊儀為聖朝萬世不刊之典詔令侍從官及尚書舍人給舍臺諫禮官集議以聞九月十二日三省以翰林學士顧臨等郊祀議進呈太皇太后曰宜依仁皇先帝故事呂大防曰天地之祭自漢以來分合不一唐天寶後惟天子親祠乃合祭於南郊其餘時祀並依禮分祭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於天下及賜諸軍賞給遂以為常亦不可廢雖欲嚴嚴親行南北二郊之禮乃不可得今諸儒獻議欲用禮官前說南郊不設皇地祇位唯祭昊天上帝不為無據但於祖宗權宜之制未見其可蘇頌曰伏見仁

宗皇帝九郊皆合祭天地先皇帝四郊三郊合祭惟元豐六年用禮文所祭議止祀上帝而北郊雖已從所議修定儀注未及親行今年南郊望準故事蘇轍曰議者持合祭別祭二說各有所據若非朝廷酌量事體輕重大小斷自聖意臣恐無所折衷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祀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即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闕典不可不講范百祿曰祖宗皆遵故事每遇南郊合祭天地神宗皇帝聖學眷斷又以為園丘無祭地之理遂詔詳定禮文所考求先王典禮至元豐六年南郊止祀上帝配以太祖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臣以為

先帝之詔先王之典朝廷所宜遵守而行梁燾曰典禮
重事宜更熟加講議十四日再進呈大防曰先帝因禮
文所建議遂令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
今來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獨不設位恐
亦未安况前代人君親祠並祭多緣便於已事本朝祖
宗則不然直以恩霈四方慶資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
力有限今日須為國事勉行權制俟將來議定北郊制
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范百祿曰祖宗園丘合祭皆
是循用後代權時之制至神宗皇帝元豐六年南郊不
合祭地示乃是復行先王典禮今已著為大常寺元祐
令昨來夏至已詔呂大防以上公攝事祭地於北郊况

祭不改數今冬至圓丘地亦未合再祭大防又曰范百
祿之言雖是典禮未易遽行蓋為國事太皇太后曰大
防之言是也非不知此蓋為國家事爾頌曰古者人君
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
古然而先王典禮未必盡同且虞夏之禮商周亦不相
襲商周非欲變虞夏蓋質文異尚禮亦從其宜也至如
唐虞之世一歲四巡方嶽遍祀辟神夏商則五載一巡
狩成周十二年乃遍仍不常行豈是盡行先王典禮况
三代去今年禩益遠非商周去虞夏之比而國朝制作
多循漢唐之舊郊立宗廟之祀典章儀物之盛恩霈資
予之費事與古異豈勝變復今以皇帝初郊依熙寧十

年故事合祭天地俟將來過郊禮再下有司舉行先帝
詔旨詳議南北郊祭亦未為晚轍曰周禮一歲徧祀天
地皆王者親行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故一
歲徧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
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
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行大禮若又不徧則人情
不安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
文參亂其間亦失之矣今別祭之議有欲當郊之歲皇
帝先以夏至親祀北郊者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
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者然夏至暑雨方作以行
大禮勢必不可夏至之禮行於孟冬其為非周禮與冬

至無異而數月之間再舉大事力何以堪若天地之祀
互用三年則天地均為六年乃獲一祭而以地廢天以
卑略尊尤為不順鄭雍曰合祭天地自漢唐以來行之
本朝六聖亦皆合祭元豐六年方特祀昊天上帝然而
自古帝王受命之初未嘗不郊見天地者大防又曰適
所奏陳恐禁中未盡見本末於是條具祖宗以來郊祀
次數及臨等所議進入太皇太后宣諭曰皇帝即位以
來未曾親祀天地今行合祭不為無名大防曰臣等議
欲緣皇帝郊見之始特設地祇位於園丘則於先帝議
行北郊之禮並不相妨今蒙聖諭正如眾議欲依此令
學士院降詔及言致齋日躬行廟享亦未合禮故於詔

中令議官與北郊事并議施行乃降詔設皇地祇位于南郊先是元豐中詳定郊廟禮文所建議親郊之歲設皇地祇位於園丘並祭非禮有詔下議而議者或以當郊之歲冬夏至日分祭南郊北郊以軍賞為二而分給之或以致齊三日郊廟各一日而祀禘或欲於園丘之傍別營方丘而望祭或以夏至盛暑天子不可親祭改用十月或欲親郊園丘之歲夏至日遣上公攝事於方丘先帝詔曰定親祠北郊如南郊儀并定上公攝事之禮至元祐五年尚書右丞許將建言三歲冬至天子親祠禘享宗廟祀天園丘而其歲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即是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不

可不議始詔侍從官及尚書侍郎給舍臺諫禮官集議
既而臨等八人議宜如祖宗故事合祭天地俟將來親
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吏部侍郎范純禮等二十人
議天地重祀不宜數有廢舉昨罷合祭既已合禮而又
紛更恐失尊事神祇之意請依先朝詔旨施行權兵部
侍郎社純請於苑中設望祠位置權火於壇所俟躬祠
南郊之歲則夏至北郊上公攝事每獻舉權火堂拜權
工部侍郎王致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中
謝丕既中書舍人孔武仲等議請南郊專祀上帝而間
以孟冬詣北郊親祠改先帝北郊之議冬至祀天夏至
祭地先王之制也先帝是正禮典至是猶復合議唯蘇

頌議論稍有經據頗合禮典 十八日詔曰祖宗以來
郊廟常祀皆以時遣官攝事惟三歲一行親郊之禮因
徧享廟室並祭天地於圓丘昨因詳定郊廟禮文所建
議親祠合祭不應古義先帝有詔定親祭北郊之儀命
下而未果行是歲圓丘罷設皇地祇位而廟享尚循權
制今朕以臨御之初郊見上帝因得躬享太廟然地祇
大祀獨闕不講深惟王者察於事地義不可緩其今歲
圓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
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揮宜令有司擇
日遣官奏告施行仍候禮畢日依前來指揮集官詳議
將來親祀北郊合行事件及郊祀之歲廟享典禮聞奏

十月四日禮新侍郎曾肇言伏觀詔書冬至南郊宜設皇地祇位以嚴並况之報此蓋陛下急於親祭地祇不待考正典禮遽下此詔然臣竊詳詔旨亦云合祭不應古義今則設皇地祇位於南郊乃是復行合祭禮既以為非又自行之一詔之中前後違戾詔書又云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是則異時社郊禮行合祭復罷天地大祀國家重事而輕易變更頗類兇戲廢置神位幾於妄恭臣伏思陛下之意無他以謂王者父天母地尊親並行即位以來親見上帝而未及地祇恐乖明察之義又為議者所惑以謂五月祭地必不可行則是長闕事地之禮故因南郊并舉地祭欲

以致誠敬於大祇爾以臣所見欲以致誠反近於怠欲以致敬反近於瀆何則南郊非款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圜鐘為均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燔柴升煙非祭地祇之禮不問神之享與不享姑欲便於人事不近於怠乎今世之人家有尊長所居異宮子弟致敬必即其處尚不敢屈致一堂况天子事地可不如家人之禮哉前日以合祭為非而罷之今日復行異日復罷謂神無象廢置自由不近於瀆乎陛下志在誠敬而所行反近於怠且瀆此無他為陛下謀者以古為迂率意改作務苟且趣便一時故也臣愚不達時變切為陛下痛惜之陛下即位八年兩行明堂大享之禮今茲有事

南郊凡與天神舉皆從祀次第行之則將來郊祀之歲
親祠北郊并及地理諸神固未為晚何苦遽為此舉以
涉非禮之議哉况五月祭地前世之所嘗行本朝開寶
中亦曾四月行穹祀之禮古人尚以六月出師孰謂夏
至有不可行禮者哉伏願速降德音收還前詔今冬南
郊禮畢即命有司擇定親祠北郊儀物令斟酌時宜省
去繁文末節以從簡便俟至郊祀之歲斷在必行如此
則於承事神祇不失誠敬先帝已正禮文不至無名改
作萬世之後以謂復行先王祭地之禮自陛下始不亦
善乎臣蒙恩擢備從官職在典禮朝廷舉措得失臣與
其責故自聞詔以來彷徨累日言之則為逆旨不言則

為失職熟慮再三寧以逆旨獲罪不敢失職以負陛下
任使也是以罄竭狂愚觸犯忌諱庶幾萬一有補聖明
則臣雖受重誅所不敢避唯陛下留神省察不勝幸甚

大德卷五十四百四十八

全唐文

宋會要 郊祀議論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禮部尚書蘇軾言恭觀陛下
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園丘合
祭先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竊惟議者欲變祖宗
之舊園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
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
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
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
可謂陰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祀月於南
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園丘

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其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

也昊天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敵
康風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
而不及地頌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其所不歌
也今祭地於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
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
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
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泰山河海或曰淮海也
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
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
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
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

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園丘八階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園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園丘壇八階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營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

合食於園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
輔故事祭于園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
時褚無量郭山憚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
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
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日
後有事于園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
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
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
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
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

造宗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乃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
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
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歲行之不以為難
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
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
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
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
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
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
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
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皆非

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園立此何義也哉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亦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然則後世豈必能行周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

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
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獫狁
蓋非得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
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
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
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注曰王
有故則代行其祭事實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
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
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
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
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

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自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徧異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有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

郊已為䟽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䟽於
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
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有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
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
可以免方暑祭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
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
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
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乎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
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
未免也議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
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

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園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得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止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

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遠官攝
事別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
能行議者不過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為三年
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眾舉大禮
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享
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
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
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為便昔西漢之衰
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
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鑿甚明可為寒心伏望陛下覽
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

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為無窮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
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儉寧上下
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盡一
辭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
國之患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
嚴祀大典以時決定取進止昭黃稱唐制將有事於南
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
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
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祭望相去三日則先廟
後郊亦三代之禮也詔令集議聞奏

章如愚考索

宋朝自仁宗以來三歲一郊始為定制明道嘉祐間又
有恭謝天地之禮即太慶殿行之如明堂故事

續編卷之五

全唐文

宋會要 郊祀

百是元祐年

查係元祐
八年不錯

四月十一日詔曰朕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
世有損益因時制宜惟我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攝事
皆考合於前文唯奠玉親祠自我成於大禮每以三歲
對越二儀咸秩百神大賚四海先帝元豐之末講方
丘特祭之儀蓋將補一代之闕容振百王之墜與朕惟
菲德嗣守丕基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不克
堪是以昔歲仲冬竭誠大祀神祇享答祖考燕寧前詔
有司載加集議猶欲咨度諸儒之論稽參六藝之文然
理既不疑則事無可議斷自朕志惕于僉言祇率舊章

永為成式一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仍
罷禮部集官詳議詔聖元年五月十四日右正言張商
英言義理之在人心禮文之出人情捨六經無以折衷
其是非事有不幸而不經見則因時損益可也經訓坦
明而故違之此在先王之法謂之亂名改作誅而不赦
者也先皇帝以歷代典禮訛謬置詳定禮文所攷合異
同講廢興陞謂天地合祭非古也據經而正之元祐之
臣乃率其私意刻蕩前美既畫權且合祭指揮於前蘇
軾又發六議於後太常博士陳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之詩為合祭不可破之論或折祥道曰審如
子言則春夏祈穀於上帝豈以夏祈而合於春乎時邁

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詩曰允猶翕河豈以海岳之祀而合於河乎祥道屈無以對而六議方且下禮部集官詳議乃下手詔曰先朝未舉懼不克堪理既不疑事無可議斷自朕志叶于僉言謂僉言叶同則范百祿何以執議不從盛陶宇文昌齡何以為蘇軾所責曾肇朱彥何以求去欲乞再下禮部議詔令尚書禮部太常寺同共詳議聞奏十八日御史中丞黃履言南郊合祭自古無有止因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逮于先帝始釐正之陛下初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王莽私意合而祀之瀆亂典禮而進言者既陳殃咎以動之又條六議以實之且謂古今之正禮不獨初郊可行實為

無窮不刊之典臣詳其說大槩以夕月西郊昊天有成命為得其要而不知天地定位不可為一故自日而降始得從祀記曰大報天而主日是也至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詩終篇雖不言地而其用可通是以序兼言之亦猶天作祀先王先公詩不言先公般巡守祀四嶽河海詩不言海其旨皆同由是推之天地不可合祭亦昭然矣詔送尚書禮部太常寺權禮部侍郎盛陶負外郎韓治太常丞王誼博士許彥劉達傅楫等言今略具元豐以來及元祐臣僚論議本末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奏本朝親祀上帝即設皇地祇位雖盡其恭事之誠而稽之典禮有所未合送本所詳定合更改

禮文聞奏陳衷議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請
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
日至祀昊天於園丘李清臣議常歲有司攝事于南郊
亦不合祭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祠欲徧及爾乞每遇親
郊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王存議備物
而後動不可以不相天時歷代祀天地之月率皆不同
若間有事於北郊用孟冬純陰用事之月理無不可陸
佃議郊後必有望祭請冬至親祠因即園丘之北別祠
地祇張瑄議謂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設禮容其
樂舞遣冢宰攝事陳薦議夏至方丘之祀于今決不可
躬行雖然大備禮樂上公攝事則恐此議亦未能與古

合也况天子父事天母事地既親禮天神而不親禮地祇質之情文深恐於義未安乞且循用舊制曾肇議國朝以來三歲一見天地祖宗未嘗廢闕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以有司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於事天則躬行於事地則遣官以往其於父天母地之義若有隆殺願親祀南郊之歲以夏至日備禮躬致北郊以存事地之義願臨等議恐北郊之禮未及親行徒崇空文則天子長無親事地之禮請合祭如祖宗故事孔武仲等議乞檢會王存奏議以孟冬詣北郊行親祠之禮杜純議過北郊上公攝事請於後苑中設望祠位舉權火以望拜臣等以謂宜用先帝北郊儀以時躬行罷

去合祭之禮太常少卿王子韶議周禮夏日至祭地於
方澤聖人制禮垂訓萬世不易之典元豐六年修定皇
帝親祠北郊祭皇地示於方丘并上公攝事等儀已在
有司望舉而行之

全唐文

宋會要 郊祀

或疑是元豐
年 唐書

已通考卷七十
條 紹聖元年

案宋史三
省議禮在
紹聖時

二年正月十四日三省言合祭既非禮典但盛夏之月
祭地亦必難親行詔令翰林學士尚書侍郎兩省臺諫
官禮官同議如何可以親行祭地之禮然後可罷合祭
曾布言天地宗廟四時皆有祭未聞盛夏可以廢祭祀
也若謂議可以親祀北郊然後可罷合祭則先帝罷合
祭為不當矣四月翰林學士錢勰刑部侍郎范純禮議
先帝親祠之詔所宜遵守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
節以行親祠之禮無不可為若謂盛夏之月天子必不
可出郊即姑從權變禮以循祖宗故事史部侍郎韓宗

師兵部侍郎王古議陛下郊見之初既已詔舉合祭若不先親祠北郊而遽罷合祭則遽闕事地之禮宜如祖宗舊制及前已降詔旨南郊合祭為便候已親祠北郊然後可罷合祭權戶部侍郎李琮議祭地之禮若能削去浮費敦正古典追復三代誠為盡美若以來輿出郊而暑雨不常理難預度六軍儀衛百官車服勢難減損三代典禮或難全復則合祭權宜亦難輕罷太常博士傅揖議古者齋莊虔肅以事天地苟可致恭不敢少怠豈以暑暘遂廢大禮又况往返於耜旦展寢於未明而暑暘非患也願陛下果斷力行之殿中侍御史井亮采監察御史常安氏等議乞且依祖宗舊典合祭給事中

虞采權給事中劉定中書舍人盛陶太常少卿黃裳議
權用十月親祭皇地示于北郊以從世宜不失先王制
禮以類饗神之意吏部侍郎豐稷議若祭地示北祀昊
天之禮則盛夏之月難以親行欲乞郊祀之歲於夏至
前三日皇帝御文德殿致齋遣官奏告太廟其行事陪
祠官如常議至日五更一點皇帝乘法駕出宣德門詣
北郊齋殿俟質明行事比辛全明池稍加儀衛禮畢還
宮不甚炎溽若遇陰雨大慶殿可陳望祭之禮中書舍
人盛陶議元豐中王存議以十月祭地臣竊以謂最近
於古以純陰用事之月而祭地示於北郊於求陰之義
不為過也起居舍人葉祖洽議以謂北郊之祠主於事

地所有太廟景靈宮自可差官攝事皇帝致齋於文德殿前事一日夙興至郊外齋宮次日五鼓行事質明禮畢還內則是乘輿宿外不過一日無憚者之虞於理為可戶部尚書蔡京禮部尚書林希翰林學士蔡卞御史中丞黃履工部侍郎吳安持秘書少監晁端彥侍御史崔思殿中侍御史郭知章正言劉拯監察御史黃慶基董敦逸等議先皇帝考協先王遂罷合祭修北郊祀地之文更定儀注迺追來孝正在今日而議者乃復於此尚持二三之說謂盛夏之月不可躬祠且當合祭違先皇帝之詔此臣等所未喻也又或以謂當用孟冬純陰之月神州地示出於讖緯鄭氏祖而用之腐儒臆決無

所經見今奉祀大示而欲更用此禮亦臣等所未喻也
蓋地示大祀也而夏至之日先王之所當行遠遯周隋
唐之君亦有能行之者奚獨至今而疑之伏請罷合祭
天地自後周因大禮歲以夏至之日親祠北郊其親祠
北郊歲更不親祠南郊 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詔曰朕
惟先王之祀天地其時物器數各以其象類求之故以
陽求天祀於冬至之日以陰求地祭於澤中之丘載於
典經其義明甚而合祭之論特起於腐儒之臆說歷世
襲行未之有改先皇帝以天縱大智緝熙王度是正百
禮以交神明遂定北郊親祠之儀將舉千載已墜之典
雖甚盛德無以復加乃者有司不原本指尚或固陋肆

予冲人嗣有令緒仰惟先志其敢忽忘宜罷合祭自今
間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應緣祀
事儀物及壇壝道路惟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
盖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云

全唐文

宋會要 郊祀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八月十八日起居郎周常言親祠南郊歲其夏至日祭皇地祇元豐四年四月十三日奉詔修定上公攝事儀今來親祀北郊之歲冬至祠昊天上帝即未有上公攝事指揮兼遇明堂祫饗藉田等大禮不及親祠天地並合以上公攝事詔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脩定儀制聞奏

全唐文

宋會要 郊祀

寧宗嘉定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臣僚言伏覩郊禮在即
陛下祇奉神示其純誠固有以昭格矣而躬行盛德又
自足以上當天心不惟致敬於練日告虔之時也然臣
以為一人致其精一於上必百官有司駿奔無射而不
置於下斯可以咸助聖德而潛通於物冥自然神示降
格而福祿之來下也周頌有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春秋傳曰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
薦其敬也薦其美也臣請得而詳陳之商人尚聲臭味
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

告於天地之間也此祭宗廟之文也而周家祀天祭地
奏黃鐘歌大呂奏大簇歌應鍾其為詔告於天地之間
則一也樂工瞽師蓋聲音之所自出今登歌之樂列於
壇上送於上龕蓋上帝地祇太祖太宗並備之例也而
宮架之樂列於午階之下則百神之所同聽也夫樂莫
尚於和平以平時羣祀言之絲竹管絃類有斷闕未知
今復何以夏擊搏拊鼓吹佾舞之工蓋數百人宴人賤
工安能蠲潔而無請係名之人亦與其間垢穢擾雜殆
不可辨此不可不嚴者一也周人尚臭灌用鬱鬯臭陰
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
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燂蕭合墮鄉此祭宗廟

之文也。而大雅所言，卽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毛氏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登大羹也。其求乎神之義則一也。今自闕壇之上暨于魯龕之下，相承位序甚衆，所謂羹豆、蕡簋、登、鉶、尊、俎之實，內惟牲牢。至期宰擊餘如，鱸鮑魚鱗與夫兪鴈、麋、蚘之醢，麋麋之雉，其類甚不一也。皆各司之所豫造也。餌饗配糝黍稷稻粱之食，芹荀之蔬亦不一也。則皆神厨至期之所造也。竊聞豫造者先後遲速或不能指指日分至，有色惡臭惡之慮，而先期呈饌之時或兩辰決無乃大早而所供之物或不可用。如醢醢之屬覆之瓦甒，無復再祭，其可改換者未免倉卒而無復可祭者不

可得措手矣蓋呈饌出於一時頃刻之間而豫造之司
吏卒習於鹵莽之素而有司掌之者不過一巡視之而
已百司徂於文具至於事神亦復無忌以至酒齊之設
凡有數等京尹之司不過委之右選趨走之人其為醜
醜既不可品嘗其不中度者甚多也氣臭之不嚴如此
豈復有馨香之上達也哉矧又有敢甚者名為供官殆
百餘人祭之日凡籩豆簋登銅尊俎之屬滌濯者此
曹也籩豆簋登銅尊俎之實鋪設者亦此曹也滌濯
固已鹵莽而夜半設賓於器皆其手所敷頓豈但黃檫
乾物之類而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
之所置竊聞此曹係籍奉常平時所給微甚籃屨垢穢

殆不可近而况執事之夕人復無所止宿半夜而興
面濯手皆所不及也僅有漫漶之服以濛其外而可使
之供祭實乎至若贊引之人亦百餘輩進退於神位儀
物之間上焉則切近於至尊次焉則隨逐於禮官平時
亦皆供官之類耳以垢汙之人而濛之以漫漶之服是
皆不可進退於神位儀物之間者也此不可不嚴者二
也昔魯人之祭也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殫力之容肅
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則為不敬之大今圓壇一
龕之位通二龕三龕至壇埽之內外為位者八百分獻
之官贊禮之人不能審候壇上疾徐之節但欲速於竣
事獻官既多而禮生率常抽差六部寺監帥漕之貼吏

為之既不開習於禮而贊引提給獻官跪拜佻興酌奠
皆不及於禮端行無有而并行如奔其為怠慢甚矣此
不可不嚴者三也夫三說如此正合汲汲求所以整齊
之臣愚以為天下之事一則治散則偷久則專暫則忽
今郊禋大禮其百司所供之物所造之物各有攸司固
不可不分任之也而提綱總要當出於一不然則禁之
徒峻察之徒苛而下之便文迭責終不可得而究也奉
常為九卿之長蓋統攝齊一之所自出况今郊禋大禮
實又奉常之所掌乎臣前所陳登歌宮架之上奉常固
自有籍矣其有請者若干人而尚不足用則未免以無
請寄名者足之今名為色長者當考見絲竹管絃有無

闕速行修補仍必拘集羣工洗沐澣濯存其衣裝之
可者其有不整之人責限令其措辦可也今雖有澣濯
之令而莫之遵奉也若其供官筭引之人垢弊已甚又
非樂工之比乞從御史臺行下奉常於一行人點名之
外更加逐一檢察合用若干人除其間稍可備數之人
自餘垢弊已甚必不可責其自辦者令奉常具申朝廷
行下外祇備庫將先來檢計退下漫漶舊弊之物置造
衲衣一褐一袴先期發下奉常見名責領色長至期盡
去其垢弊之衣而外襲之以法服表裏咸潔可以執事
於籩豆簋簠登銅尊俎之間而親近於崇嚴清肅之地
矣若夫一行合干等人名數猥衆乞下臨安府令於便

近慈雲等處闕報居民灑掃為備先期一夕令執色之人分就民居止宿夜半而興各饋面濯手整束衣服以趨祭所仍周環壇下約每十數步為置一盥稅俾供官禮生等人必先盥稅而後升壇所是半夜鋪設亦乞於分獻官差劄內就令分頭躬親同供官逐位鋪設務令極其嚴潔均之挾之一一如法可也所是神厨雖已差官監造亦必奉常幾察之仍乞下臨安府大禮酒庫專差文官監造而豫造之厨從所司函撥人員徑過奉常躬親監造可也雖然令奉常之官朝廷分遣專一周旋檢察如升歌宮架之工豫造近造之厨府屬所造之齊供官贊引之役察之必周令之必嚴皆歸於奉常而不

至於散漫苟且而無及於事也彼分獻贊引之人必令
詳緩如禮亦從御史臺行下約束夫以郊禋大禮竊聞
鉅費至數百萬而四方之槁費不與焉皆非功於事伸
也而聲音氣臭之用莫嚴於國壇一處耳若夫先二日
之朝獻先一日之期饗其聲音氣臭之用則同出乎此
也臣前所陳弊害非一此而不嚴則鉅費數百萬皆所
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臣觀士庶之家或延緇黃設
禱祠主人齋戒於家而僮僕莫不知懼於下庖廚者屏
氣不息守護者呵禁甚虔仰惟萬乘之尊郊禋大禮赫
臨在上陛下嚴恭寅畏無一息之少間而又臨之以五
使之重兢兢謹飭而百官有司顧循習舊弊不能凜然

上承九重之意其可不亟正之以對越天地祖宗之威靈從之

中興禮書

親日夕月 紹興五年四月十五日 禮部太常寺言司封員外郎鄭仕彦
請于春分祭法下自即位而來巡幸東南郊祀明堂以時安法舉越禮
禮出臣寮生儀如社稷高禘之祀悉已舉行至于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立
祭三夏青夏五王立秋立冬祀五帝于四郊亦祀之七者何獨廢而未舉
欲宜更慈明詔禮部與禮舉而行之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中尚書省
令討論議法之言謂已所有合用牲牢禮料祭器差官等儀法十二禮
口差三獻官兵人等緣今來多事之際難以盡依禮例亦見祭地
地所已備指陳不用特宰設豆各一寔以酒脯醴醑六禮官一員行
事則有今來祀日月五當欲乞者繁就簡秩神州地祇禮例施行詔依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禮部太常寺言准勅臣僚上言祭祀之禮太祀
三十有六而今州行者二十有三共一十三祭止作中祀欲望命有司依
舊作法祀行禮物會數內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緣今來壇壝齋宮未備欲
乞朝日權于東青門外長生院夕月于登湖門外忠照院行事詔依七月
二十二日 禮部太常寺言勅令八月九日秋分夕月係在錢湖門外忠
照院齋宮行禮依儀用酉時三刻後行礼畢收非嚴祭御史監視封

記光祿卿望闕拜訖進胙契勅是日錢湖門并和寧門並係已閉門時
制委是進胙不及今省記在京日秋分夕月其所進胙止于太常寺言
會春亦稱日秋分夕月合用祀神真玉奠獻胙為未嘗製造止奠幣行禮
進被明堂大祀已行製造真玉欲乞自今後依儀奠玉幣行禮詔依齋宮
及獨次日齋寧赴進司御厨後納飲乞依上件條例施行詔依 朝日
夕月儀

全唐文

中興禮書

祀熒惑星

紹興七年六月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太常博士黃積厚
劉子奏今大祀之未舉者如熒惑大蜡之類中祀如嶽
鎮海瀆農蠶之類小祀如司中司命之類或以為國鮮
穰或以為民祈報神人相依之道實不可廢欲望特降
睿旨下有司條舉而行之詔令禮部太常寺同共條具
今契勘未舉大中小祀凡三十九緣車駕巡幸齋宮祭
器祭服等並皆未備今欲先次舉行大中小祀立夏日
祀熒惑合於南方緣今來壇壝齋宮未備又緣淨明寺
已充同日祀赤帝行事相妨今欲乞權於錢湖門外惠

照院齋宮行事 大辰紹興七年六月二日禮部太常
寺言准勅臣僚劄子秦臣聞古之火正蓋火官也帝嚳
則有祝融陶唐則有閼伯掌行火正以順天時後世尊
為大祖配祭火祖星夫祝融氏遠矣士弱之對晉侯公叙
僑之告叔向皆商伯之居商丘說者謂商人承閼伯之
業宋具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災變修道以銷除班固
志之可攷而知且宋大辰之墟而房心之野商丘在焉
今睢陽是也國家垂統實感炎德以宋建號用詔萬世
太祖受命陛下中興應天順人皆在於此是則大火之
神發祥儲祉佑我實祚其所由來久矣仁宗康定間禮
官建明因古商丘作為壇兆以閼伯配大火之祀內降

祝詞命陪京尹正之臣奉祠行事牲幣籩豆咸有品式
多事以來祀弗克舉殊非祐神之意比年多災雖緣有
司不戒于火然預防之計亦宜無所不用其至臣愚欲
望睿慈特命由臺參酌舊章即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
之月各設位望祭如此豈特昭災德昌熾之福蓋亦弭
災之道也詔令禮部太常寺同共討論中尚書省令勘
會應天府祀大火近因臣僚陳請季春季秋見於行宮
設位望祭兼昨宣和間因臣僚陳請以季春出火日於
東郊季秋內火日於西郊各建壇壝以火祠之禮祀祭
大辰近緣軍興未曾舉行今討論欲令今來臣僚所請
於行在所每建辰戌之月依見今舉行五方帝禮例差

差宮用酒脯設位望祭詔依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禮部太常寺言准勅臣僚上言祭祀之禮大祀三十有

六而今所行者二十有三其一十三祭止作中祀欲望

命有司依舊作大祀今勅會壇壇齋宮未脩所有祭祀

大辰具季春出火欲乞權於東青門外長生院行事季

秋內火欲乞權於錢湖門外惠照院行事詔依乾道五

年八月二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准都省批下太常少

卿林震丞陳損博士龔滂劄子契勛九月十四日望祭

應天府大火以商丘宣明王配二十一日內火祀大辰

以關伯配大辰即大火也關伯即關丘宣明王也伏緣

國朝以宋建號以火紀德太祖皇帝光禩壽辰太上皇

帝皆受命於宋故推原發祥儲祉之所自崇建商丘之
祠府曰應天廟曰光德加封王爵錫謚宣明所以追嚴
者侈矣今有司旬日之間舉行二祭一稱其號一斥其
名義所未安恐合璧正欲乞今後祀熒惑大辰其配位
稱闕伯者祝文位版並依應天府大火禮例改稱商丘
宣明王以稱國家崇奉火正之意今勘當欲逐逐官所
乞詔依祀大辰儀時日齋戒陳設省牲器奠玉幣進熟
望燎時日太常寺預於陽季以季春出火季秋內火
祀大辰闕太史局擇日太史局以其日報太常寺太常
寺參酌訖具時日敬告齋戒前祀十日受誓戒於尚
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版於劔堂下吏部尚書在左

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初獻亞獻終獻位於其南稍東
北向而上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東向先祿卿兵部
工部郎中先祿丞位於南稍西北向東上先祿丞位稍
却奉禮郎太祝太社太官令位於其東西向北工質明
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吏部
尚書由都堂降階就位禮直官贊揖在位者對揖吏部
尚書揖笏讀誓文云 某月某日享春出火某月某日享
秋內火 祀大辰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
笏禮直官贊奉禮郎太祝太社太官令先退餘官對拜
訖乃退散齋七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
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 先祿

御奉太社太官令齋一日二日於本司無本司者於隣

近寺觀質明至唯祀事得行其餘悉禁前祀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官給酒饌祀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陳設前祀三日儀鸞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齋宮之內及設饌幔於殿門之東北向內火於殿之東南西向

前二日有司牽牲詣祠所前一日太社令帥其屬掃除

殿之上下太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於殿上凡設

神位版皆太社令監視太常設祭器凡設祭器皆藉以

席豆又加中蓋以俟告潔既畢權徹有司陳牲於殿

之東南西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西

三獻官在南北向光祿卿兵部工部郎中光祿丞奉禮

郎太祝太社太官令在北南向俱西上北設光祿丞以

下位皆稍却監察御史位於光祿卿之西少絕太常陳

禮饌於殿之東南西向內火於殿之東南南向設省饌

位版於禮饌之西內火於禮饌之南三獻官在西東向

北上內火在南北向西監察御史在北南向內火在

西東向光祿卿兵部工部郎中光祿丞奉禮郎太祝太

社太官令在南北向東上內火在東西向北上太常設

登歌之樂於殿上稍南北向祀日丑前五刻禮直官贊

者諸司職掌各服其服太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

大辰位於殿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商丘宣明王於殿

上東方西向席以莞太常陳玉幣於神位前之左玉以

圭璧或以魚鼈位不用玉 玉加幣上 豈諸篚幣以赤祝

版於神位之右置於坫次設祭器實之每位各左十有

二邊為三行以右為上 第一行形鹽在前魚鱸鰓鮓粉

養次之 第二行榛實在前乾桃乾榛乾棗次之 第三行

菱在前芡稟鹿脯次之 右十有二豆為三行以左為上

第一行芹蘆在前筍菹葵苳菁菹次之 第二行韭蘆在

前醢食魚膾充膾次之 第三行豚拍在前鹿鷄膾醢

食次之 俎二一在籩前 實以羊腥七體兩體兩肩兩骨

并脊兩髀在兩端兩肩兩骨次之 脊在中一在豆前 實

以豕腥七體其載如羊 又俎四在俎右為二重以北為

上 第一重實以羊腥腸胃肺離肺一在上端扞肺三次

之端三胃三又次之一實以豕腥膚九橫載第二重一
 實以羊熟腸胃肺一實以豕熟膚具載如腥皆羊在左
 豕在右若配位即以東為為上登一在蓮豆間實以大
 羹梁一在登前實以毛血蓋二蓋二在蓮豆外二俎間
 蓋在左蓋在右蓋實以稻梁梁在稻前蓋實以黍稷稷
 在黍前設著尊二一實明水一實醴齊初獻酌之壺尊
 二一實明水一實盎齊亞終獻酌之皆有壘加勺罍為
 酌尊太尊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尊二一實盎齊一
 實銀齊犧尊二一實洗齊一實事酒象尊二一實告酒
 一實清酒皆有壘加罍設而不酌並在殿上稍南北向
 西上配位即設於正位酒尊之東每位各有爵太常

設燭於神位前又設俎四於饌幔內洗二於殿東階之
東南向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壘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
南肆寶以中若爵洗之篚則又寶以爵加坩執壘篚者
位於其後又設揖位於殿之東南如省牲之位唯不設
光祿御丞太社令位積柴於殿門之外燎所內火於燎
壇設望燎位於其北三獻官在北南向西土監察御史
在西東向兵部工部郎中奉禮郎太祝在東西向北上
又設三獻官席位於殿東階之東西向南上兵部工部
郎中席位於三獻官席位之南西向北上設監察御史
席位於殿下北向奉禮郎太祝太官令位於其後俱西
上光祿御席位於監察御史之東北向又設監察御史

位於殿上樂虞之北在西東向奉禮郎太祝在東西向
北上太官令在酌尊前俱北向省牲器所祀一日行
事執事官集初獻齋所肄儀太祝習讀祝文牒玉幣及
神位版訖次禮直官贊者分引行事執事官詣殿東省
牲位凡物獻行事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立定禮直
官贊揖次引監察御史升自東側階凡行事執事官升
各皆自東側階升火並升西階眠滌濯執事者舉罌曰
潔祭後位禮直官稱前曰告潔畢請省牲太祝出班巡
牲一進詣初獻前西向躬曰充退後位充祿丞出巡牲
一進詣初獻前西向躬曰臆退復位禮直官贊省牲畢
請詣省饌位揖訖引行事執事官各就位立定禮直官

贊攝所司首饌具畢禮直官贊省饌畢揖訖俱還齋所
光祿丞太祝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令次引監察御史
詣厨省鑊及眡祭器滌漑乃還齋所永後一刻太官令
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樂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
牲脯後太社令帥其屬掃除殿之上下訖還齋所奠
玉幣祀日丑前五刻行奉春用丑時一刻秋用丑時一
刻太社令先入視設神位版訖遣次太官令光祿丞帥
其屬實饌具畢光祿丞還齋所次引光祿卿入詣殿下
席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光祿卿再拜升殿點禮饌畢
還還齋所引監察御史升殿闕陳設糾察不如儀者凡
點視及點闕皆先詣正位次樂正帥登歌工人升殿各

就位訖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各就殿之東南
揖位立定禮直官贊揖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
官令入就殿下席位北向立次引三獻官兵部工部郎
中各入就殿東階之東席位西向立禮直官稍前贊有
司謹具請行事高安之樂作六成止太常升煙燔牲首
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
祝太官令俱升殿各就位立定太官令就正位的尊所
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搯笏盥手呪手執笏升殿
正安之樂作凡初獻升降行止皆作正安之樂詣大辰
神位前北向立樂止嘉安之樂作初初獻搯笏跪次引
奉禮郎搯笏西向跪執事者以玉幣授奉禮郎奉玉幣

授初獻執笏與先詣高丘宣明王神位前北向立初獻
受玉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高丘宣明王神位
前東向立酌獻詣配位准此奠幣如上儀樂止奉禮郎
復位初獻將降階樂作復位樂止進熟祀日有司帥
進饌者詣厨以匕羊載于一俎肩臂膊在上端腕在下
端正骨一直脊一橫脊一長骨一短骨一代骨一皆二
骨以並在中次升豕如羊載于一俎正配位羊豕各一
俎設於饌幔內候初獻既升奠玉幣訖入陳於殿東側
階下西向而上內火入陳於殿西階下北向北上次引
兵部工部郎中詣殿東側階下內火詣西階下搢笏奉
俎兵部奉羊工部奉豕升殿豐安之樂作詣大辰神位

前北向跪奠先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設於
豆古腸冒膚之前羊在左豕在右次詣商丘宣明王神
位前東向奉俎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次引太祝詣大
辰神位前東向立次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
盥手洗手執笏次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
爵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樂作詣正位酌尊所西向立樂
止祐安之樂作執事者以爵授初獻搢笏搢笏跪執爵
執尊者舉幣太官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配位酌尊
所北向立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大辰神位前
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
奠爵跪笏俛伏興少立樂止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詩訖

執笏興先詣商丘宣明王神位前南向立初獻再拜次
詣商丘宣明王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樂止太官令復
詣正位酌尊所太祝復位初獻特降階樂止次位樂止
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搯笏盥手既手執笏次詣
爵洗位北向立搯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
殿詣正位酌尊所西向立文安之樂作執事者以爵授
亞獻亞獻搯笏跪執爵執尊者舉罍太官令酌壹尊之
盞齊訖先詣配位酌尊所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
笏興詣大辰神位前北向立搯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
獻亞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佺伏興再拜次詣商丘
宣明王神位前行禮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次引終獻

詣洗及升殿行禮並如亞獻之儀降後位禮直官曰賜
胙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禮安之
樂作一或止望燎初理安之樂畢引三獻官兵部工
部郎中詣望燎位有司各詣神位前取幣祝版置於燎
宗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降階詣望燎位立定禮
直官曰可燎火燎半紫次引初獻以下詣殿之東南揖
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
察御史詣殿上監視收徹訖還齋所光祿卿以胙奉進
監察御史就位展視訖光祿卿望闕再拜訖乃退立
夏日祀燹感降神奏高安之曲六成國鐘為宮三
奏五緯相天各率其職司禮與視則維燹感至陽之

黃鐘為角一奏
林南林黃無太夾南林太仲林

由我長氣于以求之祀事孔明黃無夾黃無林黃仲

黃鐘為角一奏 有出有氣伏見靡常相我國家

治太南林應南太黃林南難治

鑿觀四方視罔不正終然允臧神其格思明德馨香

治林南黃治應南黃南太黃南林林南難治 太簇為

徵一奏 小大率禮不愆于儀展米鉛事秩秩孔時維

南太黃難太應難治南應太應治難治太南

今之故闕我數度修厥典常神其來顧難應而南難治

太治太難治表難應南 治洗為羽一奏 於赫我家

大長應夷

以火德王永永丕圖繫神之相神其來矣維其時矣禮
大無蕤沽沽大蕤沽沽蕤無夷天大應夷大應夷蕤沽
備樂奏神其知矣大蕤沽應夷夾大 初獻升殿歌大
呂宮正安之曲 凡升殿降殿樂曲並同 有儼其容有

大仲夷仲大

潔其衷屹屹崇壇伊神與同神肯降格嘉神之休慶恭
無林仲夷仲無夷夷無夾大夾大夾仲黃無林夷黃大
降登神乎安留天仲大無夾大 初獻詣熒惑位奠玉
幣歌大呂宮嘉安之曲 馨香接天肸蠁恍惚求神以

大夷林仲仲無夷夾大仲夾

誠薦誠以物有藉斯玉有籩斯幣是用薦陳昭茲精意

夷無夾大夾大無夷大夷仲無夷黃太夾仲黃無夾大

初獻詣商丘宣明王位奠幣歌大呂宮嘉安之曲

燹感在天惟火與合繫神主火純一不雜作配燹感祀

大仲夾仲大無林夷夾仲大無夷仲夾大夾大無夷夷

功則然不腆之幣予以告虔無黃無黃大林仲夷仲夾

大捧俎奏黃鐘宮豐安之曲火黃遵其令無物不長

沽南林應南蕤林

視此牲宰務得其養豢以祀神有隋其肥非神之宜其

林黃太黃林沽南林太黃大沽黃南太黃應南蕤沽南

將曷歸沽太黃初獻詣燹感酌獻歌大呂宮祐安之

曲皇念有神介我哉穀登時休明有此美祿酌言獻

大 大 夷 仲 無 夷 大 無 林 仲 夾 仲 無 夷 夾 大 夾

之有飶其香神兮宴娛醉此嘉觴 仲 黃 無 林 仲 黃 大 夾

仲 夷 無 夾 大

初獻詣商丘宣明王位酌獻歌大呂宮

祐安之曲

誰其祀神知神嗜好闋伯祀火為神所勞

大 夷 夾 仲 林 仲 無 夷 黃 大 仲 夷 林 仲 無 夷

膳言配食既與火俱於樂旨酒承神嘉虞 黃 大 夾 仲 夾

仲 大 無 大 無 夾 仲 無 夷 夾 大

亞獻奏黃鐘宮文安之

曲終獻同

神既貺施嗜我飲食中以累獻以承靈億

黃 沽 林 南 應 南 蕤 林 黃 南 太 黃 南 太 黃 太

神方常羊咸畢我觴于再于三于誠之將 沽 林 南 林 沽

南 林 太 黃 沽 太 黃 沽 應 南 蕤 林 太 黃

送神奏夾鐘宮

理安之曲

登降上下奠璧奠筭音送粥粥禮無違者

夾黃仲林仲林仲夾火黃無黃而林黃無

太夾仲林無

其將歸顧我國家遺以繁釐

太夾仲林無

林黃無夾無南林太黃仲夾

立夏祀熒惑文

維某

年歲

次月朔日辰星皇帝御名

謹遣某官

臣姓名敢昭

告于熒惑明視正禮光于南方有赫炎靈相我皇祐立

夏氣至盛德在火載修祀事用格丕貺謹以嘉玉量幣

牲齊粢盛庶品恭陳明薦以商丘宣明王配作主尚饗

商丘宣明王配侑稱敢昭告于商丘宣明王惟神受

封商丘主司大火德被梁宋功施今古爰以立夏致祀

熒惑侑侑大神永錫多祐 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祀大

辰文三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
官臣姓名聽昭告于大辰季春之月大始昏見恪遵舊
典秩祀用修嘉薦令芳以侑明德尚其顧饗永佑丕圖
謹以嘉玉量幣牲齊粢盛庶品恭陳明薦以商丘宣明
王配神作主尚饗 季秋云昔康定中儒臣獻議修我
炎德新茲祀事斗柄指戌神用宿歲爰告內火率循舊
章 商丘宣明王配侑 維某年歲月月朔日辰皇辰
帝御名謹遣某官臣姓名敢昭薦于商丘宣明王爰以
季春祀于大辰惟神肇自陶唐主司火正宜爾配食祀
于貴神今茲季春辰使昏見恪修令典以薦馨香神其
侑之尚期孚佑謹以量幣牲齊粢盛庶品恭陳明薦作

主侑神尚饗 季秋云爰以季秋祀于大辰惟神受封
商丘主司火正有功厥職配食為宜今茲季秋辰伏於
戊恪修時祭以薦馨香神其侑之尚其顧饗

祈雨雪

乾道四年

八月六日詔領江陰軍繳到祈雨雪法而浙西路安撫司申江陰軍
中參龍求而乞穀之天下着省批選禮部看詳本部下太常寺勸會繳到
祈雨雪法具載皇祐二年六月甲寅門下降先朝舊降祈雨雪法下路處
年深損墜今再將舊收版模印成冊送崇文院送都進奏院頒下諸路
州軍監縣等至今委是年深均應損墜不存今欲依兩浙西路安撫司中
將江陰軍繳到皇祐二年祭龍祈雨雪內添入繪畫氣象樣制從禮部行
下蓋安府錢板用黃紙印造成冊條約禮部行下都進奏院頒降諸
州府軍監縣等知法牧掌遇雨雪嚴潔依法所求一置壇法先擇左側
有龍潭或秋濼或水泉所出水邊林木鬱茂或有洞穴深遠堪畏之處或

居靈祠古廟以為壇地取庚辛任癸及戌日滿日以時置壇及處刺文縣
令并官爲着宿應執事人皆先齋潔祭日官屬五分服執事於人並常服

其日具酒脯白魚乾信幣帛繒五色時菓各香一担二豆兩新布淨席二

須南向以白豆乾信置豆上時菓實豆中香爐置組豆南又以新煖履箱

箱內安帛繒置香爐而並陳於席上又以淨罇或酒陳信東又設祀官位

於席南州則刺文祀祀縣則縣令親祀禮生引祀官就位執事者實一爵

直組上祀官再拜跪奠執事者又實一爵祀官又拜殿壇祝於壇地之東

南向請祝人州縣各祭古式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姓各陳

以清酌脯醢以香乃乾也時菓信幣帛繒之奠昭告于某處社令后土

神居之靈仗以久慰甘雨祈雨即言久慰嘉寧祈官農功夙夜懷憂固知

所懇今于此地置壇求龍伏惟社令后土神若監此祈誠無或艱阻俾龍

允饗其祭尚不為災尚饗瓊文乾祀官再拜執事捧幣箱立祀官前授盞

飲酒再拜遂取帛繒及酒脯等子席南燧之坎深一尺燈乾撤席造方壇

壇用淨上築臧凡三級每級高一尺上級方闊一丈三尺中級下級四面

各容一尺七寸皆以淨泥泥之去壇二十丈圍以白繩繩令人入州縣

官屬各居坐于白繩外階位未祀官及執事者並不得入一畫龍法取

新淨絹五尺橫椽為二節於下節畫水有波岸水中畫龜左額口吐黑
氣初如線形引至二三寸漸大散作黑白雲又于中節畫龍龍色隨日干
庚辛日畫作白龍壬癸日畫作黑龍若取張僧繇畫盤龍樣尤佳也龍口
吐黑白氣成雲黑色且長又於上節畫天用朱砂點十黑馬天亢龜星形
星中畫黑魚亦左額勿令昏翳大分明亦勿令與龍所吐雲氣相接其龍
以金銀朱砂和黃丹作色飾之極令鮮明一祭龍法先令一道士於壇上
取水盥手然後祭龍或無道士則用雙香夾座遠壇一匝可也大意在奔

買雜斷巧幡取新行二竿各長七尺竿頭蓋以茅植於壇上或無竹處以
茅及楊柳代之尺數並依竹竿竿頭各挂一帛幡各長二尺四寸取龍盤
批兩竹之間龍前置新席一段壇上酒脯時菓各香燒香以燭天火勿用
炭龍思米也勿用鐵器龍亦畏鐵器也又取白鵝一隻無鵝則以鳧鴨

代之籠於壇面以物束口無令作聲又設祀官位於其南自置壇後應預
祭官屬者宿中執事者並齋潔絕葷辛宰飲及子畏問疾祭日以是時集
壇下子時行事壇之東西各設燈臺二又於東南置盥洗和無盥洗代以
香酒宿屬者宿並陪位於白繩外禮生引祀官至盥洗盥手畢又引就位
再拜奠酒再奠再拜讀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位官姓各謹以

酌脯並花菓各香薦舒鳩之牲致告於里社神龍其授命大君來祈陰

伏以元陽為洽甘而久愆祈雪即云嘉雪又應慮害四民功莫追風化今

則謀于通庶啟此壇場備薦吉蠲用求靈應伏望即日駕電驅風祈雪即

名雪乘風降為膏澤至誠必報無作龍羞伏惟尚饗讀文訖祀官奠酒

再拜投爵飲酒訖又拜執事者用新盤不擇甕漆素銅錫但新潔者取鵝

於壇南刀割其項三分存一勿令斷盤盛血至於壇上承之以俎又以盤

或鵝身於壇南取血奠之奠訖祀官再拜陪位者並拜又祝云五日內雨

足祈雪即云雪足當更賽謝又再拜撤席撤俎豆唯留血盤於壇上別添

香火又以大盆盛淨水以楊柳枝條略點水灑龍燈訖置於水上祀官并

執事者俱出至未日午時前不得更令人至壇側帶數十步遠人迴避之

一職兩法次日寅時前別史職令率官屬香宿并拜於壇南向龜外道執

事者入壇視血盤中如無物得雨雪疾或有蝦蟇蜥蜴蜈蚣百足之類即

有大水所見蟲蛇並送水中不可損犯或得飛鳥蟻子及蟲鳥糞即由祀

官心不精潔故為無應雨雪降逢雷再虔誠祈告肯訖執事人取盤洗血

并鵝於壇前掘坎瘞之乾燈且置壇上時令添香換水候雨雪足即收之

一賽龍法雨雪足候三日用紙猪一宰於壇東面取血以盤盛置壇前及

取諸子毛奠於壇外既熟別成以盥加以時奠反酒不設俎豆唯在精潔
又設祀官位如前禮生引祀官就位再拜奠酒訖又再拜讀祝文曰維某
年某月某朝某日具官姓名敬告于里社神龍近以亢陽為災立壇祈禱
果蒙靈感獲此甘澤字作即云獲此嘉言今擇吉日以報神德伏惟尚饗
讀文訖祀官再拜授爵飲酒訖又拜執事人餽於白繩外事畢拆繩又於
壇外取土塊置壇上祝云祈雨已畢祈字如云祈雪已畢無有後報急急
如律令祀官等並閉氣而還龍醴賽訖送置左側大水或潭穴中並從之